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二目次

諫直

宋二

吏部尚書虞經臣策

禮部尚書豐相之稷

左正言陳秀實禾

左司員外郎江民表公望

禮部侍郎衛商彥膚敏

吏部尚書劉希范珪

侍御史章德文服

子孫孫  
培堅附

參知政事沈必先與求

中書舍人劉行簡一止

弟附

中書舍人舒柏原清國子

吏部尚書王仲行希呂

徽猷閣待制陳德應索

太子詹事陳邦彥良翰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徽猷閣待制季延仲陵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躋

從子溥溥  
子公亮附

司農少卿莫濟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吏部尚書何通遠溥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工部尚書張大猷闢

國子博士徐子雲履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蕪

吏部侍郎胡嘉言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敏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左司諫王穎彥庭秀

監察御史婁陟明寅亮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二目次終

錄直目次

卷之二十二

二

光緒十年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當湖陸澄原嗣端父閱

讜直

宋二

吏部尚書虞經臣策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登進士第調台州推官知烏程縣擢提舉利州路常平湖南轉運判官元祐五年召爲監察御史進右正言數上書論事時西夏未順命策言今

諫直

邊備解弛。戎政不修。古之人善鎮靜者。警備甚密。務持重者。謀在其中。未有鹵莽踈濶。而曰吾鎮靜。吾持重者。又乞詔內而省。曹寺監外而監。司守令各得以職。職陳朝政。闕失。百姓疾苦。會星文有變。乞順天愛民。警戒萬事。思治心修身之道。勿以宴安爲樂。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權給事中。禮部侍郎曾肇。以議北郊事。與朝論不合。免爲徐州策還。其命以爲肇禮官也不當。以議禮得罪不從。帝親政。策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御史起居郎。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青州。

改杭州過關留爲戶部侍郎歷刑部戶部尚書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入爲吏部尚書疏奏徽宗請深裁浮冗以寬用度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於道年六十六贈正議大夫弟奕自有傳

禮部尚書豐相之稷

豐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爲穀城令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稷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伏

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敦請託  
事無所撓出倬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  
利州成都路刑獄哲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時劉奉世  
冊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  
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楊荆二王爲天子叔父  
尊寵莫竝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  
先天下而宗王奢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  
夙謂曰聞君言使夙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歷祭酒除  
刑部侍郎兼侍讀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



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官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承勛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祗天威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出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

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而陳  
堉、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  
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  
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目錄亂神宗實錄，今方修  
哲宗實錄，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  
讀於帝前，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  
布得助，嬖慳將拜相，稷約其餘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  
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  
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哲宗升附。

議大臣配饗稷以爲常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常得罪不可用稷曰此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饗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已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使近習擅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迂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

人以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  
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  
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  
左正言陳秀實、禾

陳禾，字秀實，鄆人。舉元符進士，累遷國子博士。時方以  
傳註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人對莽青樓，  
監察御史。時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  
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  
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

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奸。搢紳側目。木曰。此國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用樞。誇炫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柰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言合

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此。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璿歸自嶺外。居於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璿亦就逮。經臣蒞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璿實。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改秀州。王黼新得。

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耳。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行於世。

左司員外郎江民表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嚴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

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爲可信若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上聽不可不察也臣聞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辯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仇此小人之所不爲而挺之安爲之豈忠臣乎又上疏曰自哲宗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一語不合時學必日爲流俗



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爲橫議借威權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感動人主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鈞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斥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淪之柰皇天后土何肉苑稍畜珍禽異獸公望方言非初政所

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惟一白鵲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鵲，鵲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譏其諫。生論救，蔡府獄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出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末，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禮部侍郎衛商彥膚敏

衛膚敏，字尚彥，秀州華亭人。登宣和元年進士，歷官秘書省校書郎，假給事中使金。行及慶源，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僉

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及將還，金人口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隣國論難往返，卒易以璽，金人積不悅。中道羈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建炎元年，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竝令增埤浚隍，徙民入城，爲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請正前日屈節敵人，與委質僞命者宜次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其次貸。」

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俾祠祿以塵班列  
又言今二帝北遷宸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  
雪卑宮室非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  
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  
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  
議大夫兼侍讀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  
行或疾沮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后父邢煥除徽猷閣  
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  
法煥尋換武職而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

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肯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顯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踰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

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知貢舉，坐  
註誤，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洞霄宮。三年，召赴行在。時帝  
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  
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  
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  
宜預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  
翌日再對，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  
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又疾，  
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

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

吏部尚書劉希范珪

劉珪字希范長興人崇寧五年進士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時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珪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官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珪持兩端爲

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官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  
至泗州上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一猖獗而南六飛  
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宜留以爲衛西京舟  
船恐金人藉以爲用竝令東下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珥  
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  
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  
州遷給事中論內降營膳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隘而  
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浚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  
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除校不結中書工役領之內侍



此人言所以藉藉也。管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階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久雨。詔求直言。王珣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惟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

人心安而天意回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珪爲端明殿學士。樞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珪奉太后退保處州。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尋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未幾卒。年五十五。紹興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典集三十卷。

侍御史章德文服

子休孫增堅附

章服字德文。永康人。紹興二年進士。歷官朝請郎。知建州軍。糧久不給。軍人洶洶。爭走訴馬前。時庫錢不能三

萬緡服徐諭之曰汝輩第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  
按稅籍得豪民奸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教條  
寬科率與吏民相安於法守而州以大治改知鄂州州  
額秋租纔五千而上供至萬斛他湏稱是服按酒稅籍  
得贏錢立辨人以爲神而服威焉若不自得也改提舉  
兩浙常平除吏部員外郎再遷侍御史上言祖宗之大  
仇未報中原之故地未服嘗磨之志可少忘乎歛好常  
敗於變詐師旅或興於無名歟血之好可久恃乎至於  
淮堧瘡痍江浙飢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

兢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罷兵而置度  
外也。又上言。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  
說。參訂其可行者。初。朝廷常簡諸路廂禁獄軍。就閱行  
在所籍爲忠勇軍。約以防秋遣還。所在郡久留未遣。軍  
人不堪。相率詣臺。自言服爲務。牒樞密院不報。卽上言。  
足食足兵爲政之先務。聖人以爲必不得已。則去兵去  
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上語服曰。  
此軍朕所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邪。服曰。臣所不  
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耳。上曰。然則當盡遣乎。服曰。

今逃數雖可掩而人人心中動一旦空管迸裂不捕則廢法捕之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爲天下笑上曰當與大臣議之數日服又上言今逃數已不可掩急遣又患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服曰議未定者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爲朝廷惜此舉動耳樞臣違令聖意得無悔乎上頷之曰更當徐議真允文時知樞密院事一日召威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逃無留者又相與拒聞不可捕將校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服遂上章併劾允文挾私任情連章不已允文竟罷去中官

梁彥俊幹辦皇城司轉官不行臺謝服劾其廢法彥俊  
坐論贖會服除吏部侍郎辭免彥俊摘其章有不遜語  
上大怒謫判汀州居住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  
也得旨放還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八子涑  
淳熙甲辰進士歷官右文殿修撰時陳賈貶道學傑與  
劉光祖極論道學之正光宗嘉納及趙汝愚罷相傑復  
與章穎抗疏劾韓侂胄坐罷官歸寶慶間召爲宗正少  
卿兼侍講卒贈少師傑子堦咸淳末都城失守浙東諸  
郡多陷時衛益二王在福州堦念自祖服以來世受國

恩與弟暨捐家貲募忠勇得義勇數千收復婺城制置使李珪以聞授靖直秘閣知婺州暨主管官誥通判衢州與元兵力戰於丁鼠山援絕城陷靖與暨皆死之永嘉吳洪傳其事

參知政事沈必先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明州通判以薦召對除監察御史疏論執政不報遷兵部員外郎自劾以爲言苟不當不應得遷上乃行其言除殿中侍御史上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

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上不悅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時方多事百司稽違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上從之與求再居言路或疑凡范宗尹所引用者將悉論出之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爲進退今當別人才邪正而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



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助成中興之勢。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繒帛方物來獻。上已分乞六宮與求奏。今爲何時而有此獻。時已暮。疏入。上命追取。斥還。諜報劉豫在淮揚造舟。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使賊舟至此則入吾腹心之地。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秦州石港通州料甬崇明鎮等處。次至平江南北洋。次至秀州金山。次至向頭。又聞料甬水勢湍險。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運。宜於石港料甬等處拘收水手。優給錢

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臨  
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已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  
有所訓勅。每曰。汝不識沈中丞邪。遷吏部尚書。拜參知  
政事。五年。兼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  
爲名。言知泰州邵彪。及其管田利害事。乞送尚書省。有  
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  
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  
歎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出。知明  
州。七年。召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薨。贈銀青光祿大夫。謚

曰忠敏

中書舍人劉行簡一止 弟寧止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屢官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輪對稱旨除中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真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竝緣爲姦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

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管建之費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才進用太遠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倣唐劉宴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

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徽李悅耳。囚極陳堂吏宦官之姦。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祠部郎知袁州。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時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願并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者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旣仕僞廷。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雖可爲郡。他日有援例者何。

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  
任執政給俸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  
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制待非兩府而視兩  
府者類矣帝皆爲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  
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條曰臺當有言者皆爲劉君  
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  
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智進敷文  
閣待制尋落職罷祠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  
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

子曰吾平生通塞聽其自然惟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議坦明有體詔書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隣罵坐之爲哉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稿五十卷從弟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歷官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毘陵馳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帝復位除右司郎中給事中歷遷右文殿修撰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

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  
可以固守陞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慨慷  
喜論事當艱難時上書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  
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  
法倣唐制宰執論事許諫官執簡以從帝嘗稱寧止忠  
一止清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中書舍人舒伯原清國

子師臯附

舒清國字伯原西安人以上舍第甲科爲秀州司士曾  
召錄辟雍建炎初御史寇防撫諭江淮辟從事奉詔出



入盜賊間察官吏廉污與兵民利病轉聞於上自館職  
轉封爲上所知稍遷南宮外郎言人柄天子所司勿使  
下移人材以宰相拜罷爲用舍是非內計單弱豈固根  
本計遷少奉常時議鬻命婦封誥清國謂若爾倡優妾  
媵皆得爲命婦矣事遂寢權中書舍人議論不合以直  
龍圖閣奉祠者六年起知道州政務寬大民徭使之滿  
復請祠卒子師臯亦爲道州守民徭戴之如其父云

吏部尚書王仲行希呂

王希呂字仲行其先宿州人建炎間占籍嘉興第進士

授秘書省正字。時樞密張說以板後戚屬擢用，氣勢薰灼。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出知廬州。安集流散兵民，賴焉。累官吏部尚書，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百廢具興，尤敬禮文學端方之士。天性剛勁，嘗切論近習用事，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極言之，居官蕪潔，歸老。至無室廬，上聞之，賜錢造第，以疾卒於家。

徽猷閣待制陳德應燾

陳燾字德應，餘姚人。登政和上舍第，調台州士曹。更攝天台臨海黃岩三邑，遷新昌令。皆以豈弟稱。呂頤浩欲

援爲御史約一先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  
不往召對改秩拜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出爲江西運判  
瑞昌令倚勢受賕橐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  
望風解印綬者以司勳郎召累遷刑部侍郎時秦檜力  
主和議橐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涉沙漠  
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旣回兵勢漸集  
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會  
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  
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橐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

諍者因其廢劉豫又遷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  
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  
順率皆敗比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  
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  
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  
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  
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誘誘之使  
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  
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

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  
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勲則梓官太后可還祖  
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橐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淪盟除  
徽猷閣待制知穎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橐  
卽日就道次壽春則穎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留鎮  
三年民夷悅服卒爲檜所中致仕歸十二年而後卒年  
六十六橐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與兄弟  
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及謝事歸剡中僑寓  
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會稽近

世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太子詹事陳邦彥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兢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召拜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

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合淮防江却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闖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况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爲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往良翰言仲賢輕猥無耻栻自北來難信又言朝堂督府議論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屢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乖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爲重

一郎官爲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爲去。就上悟出。正志爲福建漕運。李棣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矢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陟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遂以胡昉。楊由義爲審議官。與



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  
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斥張  
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  
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  
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  
者有異意卿爲朕論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  
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  
庸狡小黠大痴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  
法旣退以上語論同列稽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

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人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良翰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趨韓魏江淮檮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旣命大臣而荆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改禮部侍郎不拜進太子詹事旣見上屬以調護之責詔兼侍講未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官卒年六十五謚獻

肅

禮部侍郎陳國佐公輔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視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樞要移公輔越州。累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宜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曠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覲爲纂修。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樸茂純直能安貧守

節不附。惟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  
庶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徽宗渡江未還。  
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嘉  
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官。遂幸陽德。祐神觀。公輔  
諫不當。如平時事游宴。論蔡京父子懷姦誤國。終未行。  
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謫京。  
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復陳三事。其一言李綱  
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  
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紘

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  
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  
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  
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  
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  
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  
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學人破碎大道  
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  
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

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集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盡忠。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

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稍侵公輔因力請祠升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

中書舍人潘子賤良貴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國子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徇知名士良貴屹然獨立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奩唐恪

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持危扶顛之  
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於外，當  
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卽位，召爲左  
司諫。旣見，請誅爲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則敵人不敢  
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迺  
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  
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官。越數年，復除  
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且夕相引  
人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



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欵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并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

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其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官。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避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稿。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起居舍人薛德老徽言

薛徽言字德老。永嘉人。少從胡文定學。清介特立。有風。

節登建炎進士第授劔南司法高宗幸永嘉以書上中丞趙鼎鼎期以國士遂薦爲樞密院計議官高宗在戎馬間常讀通鑑徽言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鑒古今成敗力行之天下幸甚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於朝不待報卽諭漕臣發衡水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諫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

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  
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覆數刻中寒疾而卒  
高宗念之賻絹百疋特與遺表恩

中書舍人程致道俱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閏甫恩補  
州吳江主簿歷官著作佐郎宣和二年上舍出身除禮  
部郎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紹興初始置秘書省  
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歷秘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  
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爲

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達如劉宴。不敢言理財。以贍軍實。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迺而恢復乎。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

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頂之句號爲警策。臣悉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俱爲言者論罷。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真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宏奧。爲世所稱。

吏部尚書吳正仲表臣。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學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斥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

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取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爲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梓。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寔以錄用。久之。以病請補外。加直秘閣。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宰相。擬表臣爲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



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參議官除中書舍人進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之力也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賑貸之然後以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請祠進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官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鄉論推其清約

御史中丞何伯壽鑄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歷官州縣召拜  
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時遷温州諸宮殿神像於  
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莫  
大於得四海之惟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怨咨  
乞務從簡約不得過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右諫議大  
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否在於思與不  
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至當而行如是則  
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  
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

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贍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返太后鑿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

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黜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將。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安在。曾用否。於是復知温州。未幾。以端明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太平興國宮。卒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死後四十餘年。始追謚通惠。其家葬焉。嘉定初。改謚恭敏。

徽猷閣待制季延仲陵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二，遷太學博士。歷官比部員外郎。建炎二年，遷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管壘，召諸道兵以爲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爲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爲徽猷閣待制。知温州，復爲中書舍人。入

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  
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  
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  
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  
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  
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  
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實有輕  
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  
知任賢。自張愬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

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  
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  
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  
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  
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  
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噐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  
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  
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  
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舒民力

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厝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願浩既去勝非未至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爲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江



防除戶部侍郎尋以言罷提舉杭州洞霄官未幾復右  
文殿修撰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  
廷詰勝非彊以子民則其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  
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值  
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  
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暖取其豐美器  
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鬪志賊至則  
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  
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

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擄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章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

復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有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

殿中侍御史江元壽

從子溥溥子公亮附

江躋，字元壽，江山人，吳越御史景防之五世孫，第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在朝論事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興初率全臺攻丞相朱勝非，更五六疏忤旨，一時俱罷，後高宗思之，賜手詔，召爲司農卿，未及用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從子溥，字叔源，紹興十五年進士，除襄陽教授，乃搜

輯所見成備邊書上於朝帝異之擢太府丞兼左曹郎  
官歷遷右司郎中拜殿中侍御史前後所上凡八十疏  
上益嘉其忠會妨柄臣改太府卿出爲慶元路提點刑  
獄公事陞秘書閣修撰移京西路計度轉運副使卒贈  
金紫光祿大夫鴻資性忠亮疾惡如讐多爲當事所怒  
而上獨知之顧謂之曰如江溥者朕自擢用卽晉貳臺  
端入謝復面諭之曰朕知卿有守不忘廷諍故特以命  
卿溥感知遇益明目張膽無所諱忌直聲震獄時魏邸  
親吏馬校朋游煽奸竊弄府柄嘗繕私居矯令役民屋

推壓死者十三人傷者倍之閱月而上不聞溥奉白簡彈之請以次第議罪上覽疏喜甚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不謂卿能如此亟從無少忤於是權貴斂迹一時稱爲真御史子公亮任四川提刑清亮有父風

司農少卿莫濟

莫濟歸安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歷官司農少卿初爲給事中李衡爲侍御史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濟不畫勅直學士周必大不草制諫官王希呂相繼論奏不報同時去國當時賦四賢詩以美之

吏部侍郎凌季文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紹興二年對策第二呂頤浩稱其詞勝於張九成任紹興府觀察推官帥棊崇禮薦於上擢秘書正字遷著作佐郎與館職吳玘朱松張廣常明范如珪等六人共奏封事言和議非便秦檜憾之除工部員外郎斥知外郡未幾落職家食者十餘年檜死除起居舍人兼權給事中景夏言紹興二十一年詔臨安府見推排等第依在京例與免今有司乃以和買役錢難以減放止與西北流寓人蠲除土著人戶反成偏

重夫土著流寓皆陛下赤子德澤之施實先京師契勘  
兩縣在城管運浮財物力所輸和買絹段止二千六百  
餘匹望依已降指揮並與蠲免庶使德澤無偏詔令有  
信上從之遷中書舍人未幾直龍圖閣知撫州遷知襄  
陽府知鼎州奏免程昌禹所增蔡州官兵衣糧六萬四  
千餘緡詔減四分之一徙宜州加集賢殿修撰除吏部  
侍郎言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觀例則散於  
案牘之中匿於吏胥之手官有去來不能遽知故索例  
而不獲雖有強明健決之才不復敢議臣愚以爲吏部

七司宜置例冊凡經取旨或堂白者每一事已命郎官  
畫時擬定長貳書之於冊以爲例每半年則上於尚書  
用印給下如此則前予決悉在有司之目猾吏無以肆  
巧銓綜漸以平允詔從其言

吏部尚書何通遠傳

何通遠字通遠永嘉人試禮部第一登紹興進士第歷臨  
安府學教授授刪定官出通判婺州忤秦檜罷檜死以  
薦除監察御史遷左正言右司諫彈劾不避除諫議大  
夫首論將帥不治兵而治財戰聞之士變爲商賈繼劾



鎮江都統制劉寶及吏部侍郎沈介又率同列攻丞相湯思退俱罷之在言路六年知無不言號爲稱職除翰林學士兼吏部尚書屬時軍事旁午羽檄交馳而因事成文各盡其妙以疾請補外授龍圖閣學士優游里居歲餘卒於家

監察御史樊茂實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張九成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秘書省正字上疏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爲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

信其詭詐實深可懼也。臣願陛下勿以得地爲喜而常以爲憂。勿罪忠謹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秦憎將遂休兵。罷爲閩州教授。尋召爲秘書丞。引對言。頃年大臣挾權修怨。不平其心。臺諫之所排擊。法寺之所鍛鍊。告訐之所中傷。其間又有因責降而死者。其子孫無一命之祿。宜許令自陳。與復官職。錄其子孫。上曰。善。除監察御史。工部員外郎。尋請補外。知興化軍。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徙知嚴州。時三衙誘掠近

郡平民爲軍光遠奏乞禁止今後遇有缺額均下諸州  
軍招填詔三衙自今止見管兵爲額光遠又言本州歲  
輸御爐炭七萬四千五百斤而不償民間之直上亟爲  
罷之

淮東提舉任元受盡言

任盡言字元受秀州華亭人與兄質言同舉進士居下  
僚論事慷慨秦檜死朝廷懲言路壅塞召湯鵬舉爲臺  
官盡言投啓賀之云每媿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斷  
棺鵬舉以白上上始黜檜姻黨釋趙鼎子汾及李孟堅

等公道大明盡言之助也洞聖崩罕精神爲位佛官壯  
哀疏讀者感泣岳珂載啓疏於程史謂其忠不忘君  
不蔽奸官止淮東提舉所著有小醜集行於世

工部尚書張大猷闢

張闢字大猷永嘉人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  
掾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  
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闢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首  
小艦出戰乘水洄直搗賊巢賊勢以衰紹興十年詔特  
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闢聞召對時金人議和

歸關中地關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以  
蔽巴蜀圖中原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時  
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  
關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  
以益禁旅皆如關言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  
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關曰秘書又次欲以臺  
中相處何如關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  
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歷泉衛二州通判一語不合  
斥外者十餘年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

宗在王邸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荆湖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災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彼於編籍臣願陛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

言金主亮將入犯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而論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誓書朕不忍淪也遷將作監宗正少卿孝宗卽位樞工部侍郎是歲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爾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樞幸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時數易臺諫爾方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爾曰唐德宗疑姜公輔

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金人求和帝與關  
議關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  
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帝記賣直之語謂胡  
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耳關曰聖度當如天柰  
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  
讀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迺宿學士院以備顧  
問關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關請  
蓋力乃除顯謨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  
所欲言關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讐棄四州則失中原之



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辛酉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羣言勃勃不平。檜既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耳。

國子博士徐子雲履

徐履字子雲。一字少卿。瑞安人。個儻有大志。每尚氣節。

紹興戊辰省試第一時秦檜專權力主和議朝野反目履不勝憤廷試對策斥其奸佞策後託以心恙爲迷妄失次語略云陛下之天下卽履之天下安得不爲陛下盡心乎朝臣視之愕然高宗憫其徑直命置榜末履賦詩有黃榜若還顛倒讀徐履依然是狀元之句聞者笑之歷剛定官國子博士通判信州沿海制置司參議官所至有聲終朝請郎

監察御史沈元簡大蘆

沈大蘆字元簡瑞安人登建炎進士第歷遷樞密院計

議官紹興更化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望給事中周葵以封駁忤旨去職大憲力陳其不可無何而中書令人凌景夏相繼去大憲復力言之俱不報自以不得其言求補外除直秘閣福建提刑一時公議翕然歸重越明年卒王十朋挽之曰能將一誠字了却百年身蓋其充拓於所學者有素云

吏部侍郎胡嘉言

胡嘉言壽昌人第進士歷官吏部侍郎以端亮聞與秦檜連姻而薄其行時檜力主和議排黜言者嘉言忿然

上疏力陳和議之非。乞斬檜以謝天下。聞者縮頸。嘉言遂乞休歸。曰。吾不忍與姦人同朝也。歸而開義塾。置田以贍來學之士。先。秦檜卒。

禮部尚書蔣世修繼周

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國子祭酒。存誠之從孫也。七歲賦牧童詩。有回首一聲笛。斜陽遠半山之句。甫冠。登紹興進士第。歷館職二十餘年。奏對論事。剴切。孝宗稱之曰。卿文大似陸贄。尋擢左司諫。知無不言。上親禮褒異。有盡公無私之語。歷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之日。帝震

悼罷朝贈少師光祿大夫開國男謚文恭

右諫議大夫梁元功仲敏

梁仲敏字元功山陰人紹興初爲太府丞以周葵薦召對擢監察御史拜右諫議大夫仲敏居諫職久所論抗直無隱上或未悟必反覆開陳冀其聽納方止金虜入寇大將有潛遁者仲敏力請誅之大將坐遠斥士氣乃奮晚罷官居家尤篤風誼卒贈寶文閣學士

禮部尚書胡周伯沂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宗俶子也六歲默誦五經不漏一

字稍長補太學選首與陳東伏闕上書對策陳中興艱難者萬言擢甲科調秀州判官差宣州教授改衢州州將嘗與其父同官知沂貧無以養檄攝邑事沂謝絕之召對除正字四遷而爲右司諫遭母喪服除遷國子司業擢殿中侍御史時龍大淵曾覲以藩邸舊恩除知闕門使張震劉珙周必大相繼繳回辭命沂極論其市權招士請黜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且曰大淵覲不屏去安知無桀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又論殿帥成閔二十罪遂落左尉婺州

居住直聲震中外。初朝議用兵。沂以爲未可。已而有獻捷者。沂乃自劾除直顯謨閣。主管崇道觀。召爲起居郎。累遷給事中。進對論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切。上曰。三代盛時如此。卿職在繳駁。事有當然。勿謂拂君相而不言也。沂感知遇。益直言無諱。除吏部侍郎兼尚書。出知處州。召爲太子詹事。上方嚮意官僚。而沂與王十朋陳傅良周操與焉。識者謂極天下之選。累遷禮部尚書。連章丐歸。從之。兩用郊恩。累封餘姚縣開國子。卒年六十八。謚獻肅。沂學行淳篤。不欺暗室。對上言無所緣飾。卽

有所啓納。未嘗關白。卽上有所言。沂亦不泄。上亦緣此。謂沂忠實。喜獎善類。一時名士。如汪應辰。周必大。龔茂良。葉顥輩。皆沂所薦進。其待人無防畛。得喪避就。人所艷。晚沂處之裕如。所著書數十萬言。奏議八卷。世尤傳之。

左司諫王穎彥庭秀

王庭秀字穎彥。慈谿人。與黃庭堅。楊時游。其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



史臺檢法官宜和建康時進言皆發於忠義御史中丞  
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  
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  
主而所遣宜諭官當令舉薦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  
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  
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無何而苗傅劉正彥爲逆廢  
高宗爲睿聖皇帝傳位太子太后垂簾聽政庭秀方審  
與大臣議興復計而忽傳太后旨睿聖皇帝爲皇太弟  
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庭秀卽與大臣進議

以爲在廷公卿百司羣吏皆昔之臣屬今則與之比有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爲有法行之於今爲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大中丞鄭欷上疏力爭太后召欷與宰執同對簾前欷乞召庭秀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欷奏曰臣不

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鼓庭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鼓庭秀。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尚書左丞張徵曰。事勢至此。豈爭此名位耶。庭秀遂劾勝非。徵依違黨逆。無大臣體。遂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復召爲吏部郎。改左司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

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監察御史婁陟明寅亮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夢章聖取宗室育之官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繫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成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

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於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鑿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旣入見。復

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於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永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爲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官回

與清流萬世擢監察御史爲秦檜所惡諷言者誣寘亮  
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爲族父目占官反  
罷職送吏部出是坐廢

吏部尚書陳天與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官監察  
御史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  
諫首言會子之弊願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  
財何用能散可也慨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收換會子  
收銅版弗造軍民翕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造五百萬又

黨直

卷之二十二

五

光緒堂

奏陛下詔令在前不能持半歲久以此令民誰能信之  
豈有不印交子五百萬遂不可爲國乎時上銳意圖治  
每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言太宗政要願賜省覽擇善而  
從知非而戒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卿亦當以魏  
徵自勉又奏公族貴戚椒房肺腑專利冒禁願言戒勅  
左相蔣希丁外艱詔起服良祐言起服非正禮今無疆  
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寢遷諫議大夫再轉爲吏部尚  
書時議遣泛使請地良祐奏請地乃啓彙之端萬一敵  
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卒禍結未



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性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况止求陵寢地在其巾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彙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侍不足何暇

事外通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  
信州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  
而卒

兵部尚書薛象先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登對論祖  
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  
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  
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  
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

草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無事苟安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啓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首劾宰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翌

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俄以論罷主管  
冲祐觀尋除湖北運判召爲太常少卿守秘書監兼權  
戶部侍郎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  
於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除兵部尚書充荆湖宣撫使  
皇甫斌師敗於唐州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  
侵光黃委總領陳譏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  
寇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都統魏友諒與統制  
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尋以  
論奪職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恭

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  
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三終

謙直

卷之二十二

五

光緒廿九年